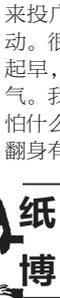


无利也要起早

张欣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干到挂的人生是什么好人生,所谓美好人生必定是领着一份丰厚的退休金去旅游胜地或者在去住胜地的路上,然后在朋友圈展示各种墨镜丝巾照。其实赚钱还是在于个人的需求度,像北京的土著,有一套市中心的老房子,平时吃点炸酱面溜溜弯,日子可以过得很安逸。广州本地人也是如此,而且现在没有一派理论很吃得开就是差不多得了,过极简生活嘛,赚那么多干什么。最要命的是土著都觉得自己有后路,不用加倍煎熬。其实,只有拼力工作,才能打下一份家业。赚钱这件事就是无利也要起早,你不做的我来做,你嫌弃的反而是我的机会,就是这样养成了工作的习惯,说赚钱是一种习惯也没有错。我有一个朋友常帮人写稿,没钱



纸博

来投广告,钱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向她流动。很多时候我们失算的原因是无利不起早,只要看不到现钱绝不肯花一点力气。我有一套房子外加一个本地户口我怕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思维固化,穷小子翻身有钱人被限高是这个时代最没有新意的故事。

但是勤勉,努力却鲜见了,现在在最时尚的词汇是躺平,这是需要警觉的。只要你逆流而动不怕没有机会,比如学习是需要花钱的,但是如果考上一个会计证、一个月嫂证什么的,都可以破局再兼一份工作。生活的重担都是不期而遇,有一个网红说要在不需要钱的时候努力赚钱,就像在“野”要在落日前搭好帐篷。

一个中国男孩的励志故事

崔莹

因为库尔特·威斯在1929年出版的插画书《中国墨条》,我了解到他还为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路易斯于1932年出版的小说《扬子江上游的小傅》绘制过插画。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男孩傅育华的成长故事。出于好奇,我便在某个二手书网站上下单购买了



2000年2月,我受华东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院指派,前往福建泉州函授,同行的还有世界史研究专家沐涛教授等老师。

先期到达泉州后,参观了当地名胜古迹。开元寺规模宏大,“大雄宝殿”四字系明代常熟人孙朝让所书。寺内有唐代桑树一株,枝叶稀疏,古韵盎然,据说当年泉州同盟会秘密机关就设在寺里。我们参观了寺内“泉州佛教文物展”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生平事迹展”,寺内悬挂清人王仁堪(可庄)的字轴,因年代久远,已墨迹黯然。

授课余暇,我们还参观了承天寺。该寺修建于明代天启年间,规模宏大。木樨香飘,寺内香烟袅袅,梵音时闻。参拜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故居,李著《藏书》《续藏书》等。在泉州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桥全部用条石砌成,桥边有宋代晋江太守、水利专家蔡襄石像、石碑,碑文述说了蔡氏治水爱民事迹。石桥宏阔,伸向大海,远接天际。泉州又名“光明之城”,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我们参观了郑和下西洋的石刻文字碑,无不为此位伟大的航海家感到自豪。

函授期间,适逢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我们有幸受邀参加。南音源于晋唐(五代十国)时期,以琵琶、箫、二胡等为乐器,以说唱为主。南音类似昆曲,哀婉凄怆。五代时中原内乱,许多民族大家举家南迁,颠沛流离,歌词多怀念,被人称为南音。因此南民族还举家到南洋,此南音又传到东南亚一带。清代康熙年间经李光地推荐,南音受邀入宫演出,收到好评,以致流传至今。

函授结束前夕,我们受邀游览了崇武古城,为明代抗倭所筑。戚继光素有民族英雄之称,平倭大将军。戚继光石像,手持方戟,一手指向大海,威武雄壮,表现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患、捍卫祖国的英雄气概。

这本书。有趣的是,这本书随附了一份1935年7月27日的节目单,记录了“伦敦孤儿学校”和“皇家英国孤儿学校”的奖项颁发仪式。而我收到的这本书正是当时的奖品。书的内页贴有一张“获奖证书”,证明此书颁发给一位叫桑顿的学生,以表彰他在绘画方面的优异成绩。看到这一幕,我似乎想象到90年前,桑顿嘴角上扬,满怀喜悦地走向领奖台。他虽然是孤儿,但就像书中的小傅一样,聪明善良,自强不息。

《扬子江上游的小傅》的故事开头,援引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古老的箴言似乎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天下一家,彼此友爱。小说以小傅的成长为核心,讲述了他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逐渐适应环境并不断蜕变,从一个天真懵懂的乡村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小傅的父亲早逝,迫使他与母亲离开家乡,来到重庆谋生。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小傅开始了作为铜匠唐先生学徒的新生活,开启了他充满波折与成长的旅程。书中没有任何说教,伊丽莎白·路易斯

清明

彭鑫之子

彭鑫湖南秀水边,祖宗植垦逾千年。家传桃李诗书第,世有桑麻造化田。今日清明携后辈,向来梦寐祭先贤。故乡貌美非前国,告慰诸公笑九泉!

林放(赵超构)、范泉(徐炜),上海新闻、出版界的两位“老法师”。如果没有仔细看资料,想当然地会认为他俩一定是老相识。但是“想当然”和事实差了多少呢?且听我慢慢讲来——

1991年初,75岁的上海书店编审范泉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施蛰存先生听说他要退休,关照他要“退而不休”。其实,像范泉这样的出版界宝贝又怎么退得下来?很快他就愉快地接受了一个任务,主编一本文化老人谈老年的书(最后定名为《文化老人话人生》)。文化老人,自然不能缺了林放。

1991年5月14日上午,范泉去新民晚报社拜访林放。这居然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范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林放“一见如故”。林放紧紧地握着范泉的手,久久不放开,并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老相识了!”范泉非常奇怪,此话从何说起呢?林放接着说:“那是从见到你给本报写文章时算起。四十年代你不是给《夜光杯》写过文章吗?因此我们的神交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么一说,范泉恍然大悟。确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袁水拍主编《夜光杯》时,自己写过稿。当年幸存两封袁水拍的信,一封写道:

广陵首邑涸水墨

八月

像一位老友,与你隔桌而坐,沏一壶茶,娓娓道来。年过花甲,先生名声大震。他的作文让人诧异,他像“外星人”降临,令人赞叹原来小说、散文可以这样“写”。这是时代的印痕,让人温暖而亲切,有温度的。先生的乡土小说、散文,很多名篇都是幼时记事,放学归路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走进去看老银匠在磨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歪着脑袋看人画“家神菩萨”或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劈成几盆,在火上烧弯,做成一草篮子……《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等,活色生香,让高邮知名度猛涨。透过先生的文字,可见其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家。先生食艺可与“大玩家”王世襄并肩,不仅写得神入化,实际操作,也是数一数二,闻名遐迩。宝岛台湾女作

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路易斯是一位深深爱恋中国文化的作家。1917年,25岁的她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历史,并先后在上海、重庆和南京生活与工作。后来,她因病不得不返回美国,但对中国的经历始终念念不忘。为此,她决定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儿童小说,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英文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扬子江上游的小傅》是她的处女作。

21路是一条横跨上海南北向的公交车,沿线途经中共四大纪念馆、左联纪念馆、鲁迅纪念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等,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线路。早年的21路是翘着小辫子的电车,行驶在中山公园至虹口鸭绿江路梧州路间。当年笔者居住在海宁路旁的一条小马路余航路,出门常坐21路电车,自打有记忆起,公交21路似乎从没“离开”过我。

我的姑母居住在南京西路德义大楼。德义大楼靠近石门二路,小时候去姑母家,21路公交是必坐的,从海宁路站到石门二路站。那时的海宁路站台设在胜利电影院旁,周边除了胜利电影院外,还有国际电影院、解放剧场、虹口大戏院,每次电影散场,站台上挤满了人,加上这一带又是商业中心,有着很浓的烟火气。

结缘公交21路

龙钢

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去姑母家时,父亲特意送我到公交站,千叮万嘱,是到石门二路站下,不要坐过头了。还特地关照售票员,到石门二路站点叫下这个小朋友。但我还是坐过了站,车子已到陕西南路了,这下慌了,姑母还在站台上等着呢。这时,脑子里跳出一个笨办法,沿着原路走回到石门二路站。好在21路沿着北京西路开,没有转弯过。于是,在路人的指引下,在石门二路站找到了姑母。改革开放后,城市快速发展,余航路老房子列入了拆迁范围,落户到了市区北部的凉城新村,暂别了21路。跨世纪之初,家附近的马路上有人开始架电车线了,心里一阵激动,四处打听是哪辆电车要进来了?架电线的师傅脱口而出:“是21路电车。”真的吗?我怎么与21路电车这么有缘。这下可方便了,去四川北路清新鲜透的情趣,幽静而淡雅,流年有了味道,思绪重重叠叠氤氲荡漾,宛如欣赏水墨画,墨迹亦袅袅生香。与妻小院听雨,聊聊先生的文章,喝点土酒,念叨友人,不禁忘了俗世的烦恼喧嚣,得一片悠然清绝的世界。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了哪些文章,范泉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没有想到林放的记忆力竟然这么好。林放这年已经81岁了!

范泉日记记录,那天两人开心地聊了一个小时。随后范泉想去拜访吴承惠。林放拄着拐杖,陪着他从十楼到九楼找到吴承惠,三个人又聊了一个小时。分别时,林放又把丁法章社长介绍给范泉,由丁社长送范泉下楼到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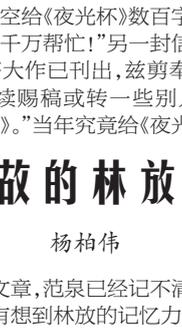
五天后下午,林放与范泉在丁香花园再次见面。这一回是为编书而举办的文化老人座谈会,与会者还有许杰、施蛰存、朱雯、罗洪、柯灵夫妇、丁景唐、江曾培等。大家一起吃了饭,合了影,林放还送了一本新书《未晚谈》给范泉。

十日谈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只在那些被反复圈画的书写自然、春天和爱情的诗句中流连。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没有想到,第二年2月13日,报业巨擘林放与世长辞。当年11月,《文化老人话人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林放没有看到这本“全息式”文化老人“形象文献”的诞生。

闲不住的范泉,除了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这本书外,还和柯灵先生一起主编了一套“文史探索书系”,将林放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名作《延安一月》也纳入书系之中,这是《延安一月》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重新排印出版。从范泉日记看,他1992年7月9日将书系第一辑十种的目录寄给柯灵、周而复、端木蕻良、束纫秋、丁法章,并请束、丁为《延安一月》撰写“新版题记”,而到11月新版《延安一月》即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样的出版速度足够快捷了。新版《延安一月》出版后,范泉写了一篇书评,概括了两个印象——大胆、巧妙。这是一个“过来人”最精辟的总结。书评收在《范泉文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只在那些被反复圈画的书写自然、春天和爱情的诗句中流连。

郭影

时光流逝,21路的辫子消失了。随着交通出行选择的多样性,我也很少乘坐21路了。但当年那些乘坐21路的记忆,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心里。